

用功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是如是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35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  
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  
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  
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  
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  
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  
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  
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  
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  
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  
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  
信大冶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  
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  
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  
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



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以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看得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看中庸矣況所比較初無補於用力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審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越限一向攢看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覺



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  
今却不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  
兼收以見區區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  
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  
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可見殊可惜耳廬  
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金溪一向  
不得書亦省應答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  
淳皆勿廣為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  
舛其次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  
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  
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略

周南

穆不

樂只

音止二字合  
附本字下

鄘



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為有

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蕓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移在

數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採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為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裋曰擷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



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  
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  
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掃也字書云掃整髻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  
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  
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  
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  
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  
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  
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



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底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底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它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甘肅



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愜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趨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棧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註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抵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木  
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  
却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  
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  
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  
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  
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  
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  
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  
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  
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  
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  
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  
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  
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論以開曉之使出公自  
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故聖人不以此責若子路之事孔悝蓋亦不得謂之正者結纓之死不傷勇否必大竊謂子路之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事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爲去就乃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彊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



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今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沙隨程文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不足溥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視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者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為之名耳



五二一萬比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



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吳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功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



上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屢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踈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入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悞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旣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



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  
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  
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  
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  
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貴常與古靈薦  
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  
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  
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詞然恐或不得請即  
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  
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  
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閑中頗  
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  
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  
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  
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  
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恙處不難  
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委曲以失之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揆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謝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己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



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  
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  
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  
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  
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  
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  
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  
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  
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  
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  
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  
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  
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  
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



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闕  
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  
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  
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  
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  
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  
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  
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  
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  
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  
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  
皆曰神而在人則魂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  
反而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爲鬼陰之屬也  
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是  
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  
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  
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爲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  
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



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為得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為貫



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為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為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為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為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



形則形交氣■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  
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  
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  
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  
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  
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  
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  
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  
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  
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  
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  
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  
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  
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  
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  
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  
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  
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者益混漾而不可識矣



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  
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  
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  
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  
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  
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  
淳所論誠爲踈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爲去計亦  
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  
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  
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  
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  
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  
莊■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修  
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  
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  
知渠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  
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



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矣。

答吳伯豐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穴胷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霈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收召魂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且歸家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屑屑往來之譏耳

答吳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



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  
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內障左已不復見  
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  
老未得請而向來嘗議殯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  
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  
可道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  
得遂鐫削便是得請它不敢有所與矣南卿子耕  
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只從本州保  
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不謂  
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  
亦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  
近報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領海之間  
不落窠矣老拙或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孟  
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  
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  
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略爲條  
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  
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  
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  
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  
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  
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  
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  
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  
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  
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  
論否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  
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  
得尤佳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  
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  
脫不羣者而又外有它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  
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  
功耳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  
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



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  
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  
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  
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  
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  
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  
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  
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

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漢汝注曰記者

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  
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  
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  
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故為王道之始  
必大謂使民無憾決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  
所能致也恐當如集注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  
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  
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  
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夫  
行仁之効與楊說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  
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於一國必  
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  
然其規摹固有廣狹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  
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  
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  
於雪宮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  
雪宮之當存也恐未安

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田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  
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  
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



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  
意蓋謂即誠之體而明之用已著待由此以至  
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天下之言既  
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可不言而喻矣此  
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  
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  
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  
蓋又於此理之中即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  
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  
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  
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為皆天也如子  
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為之豈得之吾有助  
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沖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  
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沖漠云者蓋無朕可見



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必大謂非偶一義遂可掩取其氣而有之也伊川之說疑當云非以義襲於外而取之集義有事與勿忘也義襲正之與助長也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真告子之見也

同上

橫渠曰詖辭徇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呂氏以申韓爲詖馬遷之類爲淫楊墨夷惠爲邪莊周浮屠爲遁南軒以告子爲詖楊墨爲邪莊列爲淫遁今集注則以四者爲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詖淫邪遁之尤者然呂氏以夷惠爲邪恐未爲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此語勝其它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亦未盡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旣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



之言如此

公孫田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誚況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



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受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必大嘗聞克己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為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為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便以為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



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乎識時顏子  
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  
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  
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  
為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  
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  
宗皇帝書  
有此  
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  
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大公伯夷辟紂皆不徒然及  
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  
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  
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為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  
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  
効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  
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



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  
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  
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効若拒  
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  
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投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  
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為仁之  
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  
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  
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  
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  
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此弟之所以為義之  
實也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  
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  
守必大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直故  
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曾懷擺  
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  
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  
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  
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  
開也曾點之曾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  
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  
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緝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微之理也然  
曰學者必先守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  
辯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  
別有謂

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  
意亦切要之言也

范楊於揚雄之說取舍不同恐楊氏之說爲當  
楊說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則仁義已根於心  
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為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之見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邇之人人人事也而橫渠以祭祀當之又以不泄邇為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橫渠云湯放桀惟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為過越退讓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為執中爾

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為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眾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



以為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

不精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為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抵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答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叙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為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



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己而不能自己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



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  
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  
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  
性為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  
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之意四端之正  
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  
近見錢判官

文子

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

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  
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  
然見知以至德為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亦天  
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  
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  
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



可以自己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  
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  
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  
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  
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攝事郡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  
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  
自家著力非它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  
所謂血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  
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  
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  
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  
之情而虛爲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  
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  
此無它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  
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它  
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  
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久



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  
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  
識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治然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  
已詳道曲折祭禮鄉來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別紙  
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  
略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子細又免已成復改費工夫也却送去  
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工甚  
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  
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  
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略成文字此可以為戒也

祭禮

廟制一

以王制祭法等篇為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為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

依冠昏禮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

同上

有司四

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諸侯禮處却移入祭統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目為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遷人醢人司尊彝之屬



與禮運相表裏禮運篇已寫在  
御處可更考之依此編定如禘

趙伯循說春秋纂例中  
之義則春秋纂例中

### 郊社七

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為  
主而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

皇王大紀中論郊社  
處亦當收入注疏後

### 祭統八

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為主  
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

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  
禮處却移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

段周禮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

今禮記祭法篇

但除去篇目  
數句入祭統

凡似此類者冠於

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

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為首周禮次之禮

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為總括祭祀之禮而

廟制以下各隨事為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

皆然也

答吳伯豐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

禮中雷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

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為首今

亦當以此為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



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嘆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怵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它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

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



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  
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  
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  
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  
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  
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  
其語意未免太麤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  
之道理乃無病耳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  
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  
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  
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  
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  
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  
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  
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  
倖於三反知十之効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  
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  
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



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譏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聞與長孺俱爲廬阜之行甚喜渠亦以爲叔權於此不免過疑然其爲說又似草草未足以釋賢者之所疑也向來所論方君之說有未盡者具於長孺書中計必見之更有可論無惜痛相反覆彼此有得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謂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



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方賓王之說昨日方得答之今錄去有未安處却幸喻及沙隨孟子已領文義考證間尚有少疑處臨行冗甚未暇條析前途稍暇當具出託爲宛轉求教也

答姜叔權

所云真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竒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 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



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略有未當處其它所論首尾相救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日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



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它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它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



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章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爲剩法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舊說靜以爲心不妄動而今改之者蓋心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不能無而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心常在腔子裏而靜意可見矣

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鬼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為孝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論語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己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為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力不可彊而至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

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



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注云孝悌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

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悌於兄則人化其悌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悌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今考之或